



群众文艺创作丛书

# 武钢工地激战

武钢工人胡频等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|
| 永不疲倦的人.....  | 武钢工人    | 徐楚清 (1)  |
| 派任务.....     | 武钢二公司经理 | 王峻峰 (7)  |
| 武钢工地激战 ..... | 武钢工人    | 胡 颖 (13) |
| 一夜扭转战局.....  | 武钢电装公司  | 陈 志 (18) |
| 通水前的战斗.....  | 武钢管道公司  | 姜安意 (23) |
| 胜利的前夕 .....  | 武钢工人    | 刘孤峰 (26) |
| 两天内发生的事..... |         | 江 平 (36) |
| 工地散记.....    | 钳工      | 严杏方 (42) |
| 远方的友谊.....   |         | 刘建邦 (45) |

# 永不疲倦的人

武鋼工人 徐楚清

時間是1958年9月3日午夜11點55分。

在高爐工地上，夜是那麼喧鬧和迷人。醒人眼目的是連綿起伏的鋼鐵山崗及錯綜複雜的管道網，沖人耳鼓的是風激、輪轉、軸滾、氣爆的聲浪。爐頂上的燈光，閃爍耀眼。輕煙冒出了煙囪，隨着夜風迂回、縈繞，高爐在沸騰。高爐指揮部正式宣布烘爐開始……。生產序幕揭開了，新的生活開始了，高爐帶着充沛的青春活力，挂帥登台，升帳上馬。人心在沸騰，個個奔走相告：天大的喜事，在東方誕生。

在爐身走台上，金屬結構安裝工程的工程師曾興輔，滿手油泥，一臉煤炭，靈敏的眼睛里顯得有點疲憊而又那麼興奮，也許這是通宵試壓和勝利完工給他留下的標記。工人們懇切地對他說：“曾老師，你該休息了。”

“曾老師”三字的稱呼，含意多麼深切呵！全工地的人們，沒有哪個不這樣熱情的稱呼他。倒不是因為他在培訓班當了幾天老師，而是因為他那勤儉樸實的作風，加倍受到工人的愛戴。

他默默地点點頭，然後激動地岔開話題說：“喂！烘爐了，知道嗎？高爐的溫度，就要逐步升高……。”話未說完，就擺開急促、矯健的步伐，向爐前揚長而去。

是的，烘爐了，高爐的溫度就要逐步升高。人們的熱情也在急驟增漲啊！高爐的內心在燃燒，人們的內心也在燃燒啊！

人們目送着工程師的背影，看着他那敦實的身軀，和那儉朴的衣著，陪衬着中年人發出的青春活力……。于是，除塵器和洗滌塔的两个生活場景，若隱若現地又浮上人們的腦際……。

那是一個春雨綿綿的黃昏。“牛毛細雨濕衣裳”，浸透了雨衣，那能頂得住淫雨的襲擊，有的人干脆扔掉雨衣，頂着風雨沐浴。大家目不轉睛地凝望着架工趙松林左手高舉的紅旗，塔式吊車的扒杆，正銜着除塵器的下錐，在順沿老趙指引的方向摆动……。

“半个月塔式吊車退出現場，十五天除塵器吊上高空”。這是多么艱巨的任務啊！雨，對於安裝工，倒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威脅，只是這超過負荷，離車太遠的下錐，如何吊裝呢？人們真象熱鍋上的螞蟥，跑來竄去。因為下錐不定位，爐身和上錐就不能層層上裝，內部管道及加勁附件、外部梯子、走台，就无从着手。大家在噉噉喳喳，談這說那，曾興輔工程師却蹲在一旁沉思，似乎要掏出心坎深处的秘密。在困難中，他終於找到了正確的答案，那就是黨委書記在高爐開始安裝前的一段談話：“整個高爐工程，象一個雄偉的巨人，工程師和圖紙就是這個巨人的主腦，工人們就是這個巨人精明強干的手腳，哪怕藍圖繪得再好，也難免不碰上實際問題，這就需要工程師下到實際中去，跟工人合作，向工人學習解決困難的辦法。腦子的命令，如果手腳行不通，就要研究其中的原因……。”回憶給了他力量，給了他打開困難之門的鑰匙，他連忙一個鷄子翻身，站了起來，鑽進人群里，然後厉聲地說：“師傅們，我們大家研究一下，究竟採取什麼步驟，怎麼吊法？大家不妨扯一扯……。”他哪里知道這幾句話會起到山洪暴發的作用，頓時，你一言我一語象鬧翻了天。“扒杆上揚”、“下錐移位”、“起吊翻身”、“翻身起吊”……。

提出“翻身起吊”和“起吊翻身”的两个人，正争得面红耳赤，各摆道理的时候，他就在这场争论中，获得明确的启示。

他以明朗而自信的心情，总结大家的智慧，然后说：“35吨塔式吊，平吊20多吨的下锥，架工师傅谁也不会叫困难，只是我们的构件离车座太远，扒杆平直后才能够得上。关键就是翻身这一着，搞得不好，就会折断扒杆，根据大家的意见，首先把它提到吊车附近，再把扒杆上扬，然后放长滑丝，借用惯性，一口气把它翻过来……。”这几句话引得两旁的人连连点头称赞不已。

时钟指向了五点，已是下班的时间了。谁还愿意在这紧张的战斗中临场下阵呢？雨，越下越大，象断了串的珍珠，直劲向下滚落，打在人们的脸上。人们哪里顾得这些，都在争先恐后地往脚手架的上空攀登。正当大家相繼跨上脚手架的顶端时，曾工程师也跨上来了。忽然一个小伙子阻止了他，厉声地说：“下去吧，曾老师，这么大的风雨，淋病了，咋办？”

“我看看，定了位就下去”

“不行，我不能允许你上去，这里，有我们……。”

“那么，你们就不怕风雨……。”

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，忽听老赵的哨子一响，红旗飞扬，吊式吊的扒杆悠扬地衔起除尘器的下锥，向高空急骤的摆动……。

又是一个炎夏的夜晚，天空排挤着簇密的繁星。酷暑象一个蒸笼盖子，罩着整个工地，直到深夜，还没有消散它的热气，纵有一丝风，也是火朴朴地。工地一片喧闹，唯有洗滌塔静悄悄地耸在半空，迎着四面射来刺眼的电焊蓝光。为什么曾兴辅工程师还在洗滌塔上绕来绕去？原来他一个人正在紧张地给洗滌塔试压。当他步下阶梯，走向空气压缩机房去的中途，突然

一个正在忙碌的中年铆工拉着他問道：“曾老师，怎么这样晚还不休息？”

“給洗滌塔試压呀！”他漫不經心地回答着。

“調度会不是决定明天清晨六点开始試压嗎？現在还不到午夜十二点，回去睡吧，看你熬夜熬成了……。”那人話未說完就推他走。

“不！开調度会时，預計焊縫要在明晨四点以前才能焊完，因此决定六时試压。可是电焊工加快了速度，苦战不停地工作，在长白班下班前就交了工。但会上部署試压的人又下班走了，時間这么紧，我才临时决定自己动手干。”他坚持不走，并自作表白說。

“这么大的范围，你一个人怎么檢查得了？我又有任务抽不出来。你看，深更半夜到哪里去找人？”那人口吻似乎有点緩和，而又那么中肯。

“不要紧，反正这工作还清闲，只上下跑跑……。”他說得坚决而自信。

工地的夜，如同白昼，工程师在洗滌塔上上下下奔忙，听听这里，敲敲那里。听得是那么仔細，敲得是那么認真。当启明星将要隱退的时候，他才感到又飢又渴。拖着酸軟的步子，走下阶梯时，正与昨天部署試压的老赵和老胡碰个滿怀。他們异口同声地問：“曾老师，你怎么来得这么早？”

“早倒是真早，”他談諧地回答着。

“开始試压吧！”老胡說。

“試压已在昨天下午七时开始，你們再复查一次后，就可启閘放风……。”

他們都用惊异的眼光看了看工程师，又靜心地听着工程师叙述試压的过程。

“好哇！你一个連一个通宵地干，累垮了誰負責？我要告訴何主席和刘書記去……。”老赵“斥責”的語气，說得格外恳切。回头一看，誰知刘書記已站在他們身边。

“你們的話，我完全听到了，工程师象这样无休止的干下去，不行罗！現在不是談話的时间，讓他快点回去睡覺。”刘書記急切地說。

“这里还有点收尾工作。”工程师說。

“留給他們干，你去吧！”刘書記拍着他的肩膀，推他走。

“还是讓我把資料填下来再走。讓他們去作上段煤气管道和热风爐的試压准备……。”

“不！这是命令，命令你今天休息……。”刘書記坚决的語气，結束了談話。

工程师无可奈何地向他們交待了两声，就拖着疲备的步伐，一步三回头地向宿舍走去了。刘書記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黎明的大道后，若有感触地說：“多么好的工程师啊！从高爐开始安装那天起，直到現在他連一个星期例假也未休息。偶尔回次家，也是滿囊图紙，吃飯、走路总在念念不忘高爐工程。高爐工程在跃进，人的思想也在跃进！”

当煤气管道开始試压的时候，工程师又悄悄地来到了工地……。

煤气管道盘繞数十里，試压工程整整进行了三天三夜。又一場激烈的战斗，曾兴輔工程师寸步未曾离开工地。

一个月色分明的夜晚，他在脚手架上往返奔馳，看着仪表急驟的跳动，內心就涌起了幸福的回忆。他指着管道說：“高爐五通工程，已完成了四通，水、电、风、蒸汽……都跑到了前面，出鉄的关键就是你……。”

四百天的行程，不容易啊！他和工人并肩作战，战胜了多

少个严寒、酷暑、风天、雨夜，临攀过多少次高空和坑下。最后的一场战斗，就是畅通煤气。虽然何主席和刘书记一再动員他休息，在这最后关头的战斗，他怎么舍得临場下陣呢？难怪他剛毅地說：“高爐現在伸手問我們要东西了，只要是高爐需要，別說这个三天三夜的战斗，就是十天八夜我也要跟工人們一起頂过去……。”

最幸福的时辰終於到来了。高爐已于第三天的深夜揭开了生产序幕，几天內就要奔流出火紅的鉄水！

## 派 任 务

武鋼二公司經理 王峻峯

在焦爐竣工前的最后一次檢查中，发现兩側摩電道的雨搭被漏掉了。這項工程，說起來很簡單，百余根又短又細的圓鋼，焊接在操作平台的支架上，上面斜蓋着薄薄的鐵板，和普通房屋的雨塔一模一樣。然而，沒有它，焦爐就不能正常生產。因為落在平台上的雨點，如果匯成水柱不斷的流在摩電道上，就有使推焦機、消火車停止活動的危險。

現在，离規定的竣工時間只有20個小時了。可是，這項為生產所必需的工程，還沒有找到一個負責施工的单位。電裝公司的工區主任說：“在鞍鋼是機裝公司作的，因為它不屬於電氣。”機裝公司的工程師反駁道：“不能光搬鞍山的老皇曆，在你們的圖紙上，任務就應該是你們的。”兩人你一言我一語，吵的臉紅脖子粗。主持會議的胡指揮長，始終默默不語，好象在從他倆的爭論中辨別誰是誰非。其實，他的注意力一點也沒有放在那上面。因為他心裡比誰都清楚：雨搭漏頂，是計劃處工作的疏忽，其性質，理應機裝公司來施工。然而，在這萬分緊張的時刻，機裝公司的收尾工作特別多，確實抽不出施工力量來，交給電裝公司吧！他們又沒有制作金屬結構的綁焊工種。因此，胡指揮長斜靠木椅，眉頭稍皺，打算考慮出一個雙全其美的辦法來。

約莫過了一刻鐘，主任和工程師的爭論停止了，指揮長仍

在仰头思索着。室内静悄悄地，空气越发闷人。只有公司的刘经理，不安地踱来踱去，时而举腕俯视手表，时而扶窗遙望焦爐。

忽然，金属结构安装队的王队长，带着满头大汗跑来了。十来只略带焦急的眼睛，不约而同的盯住了他。他有点莫明其妙。

“請坐吧！”指揮长笑着說：“你来得正好。”

“我是来找指揮长解决坦克吊車問題的……”

“先不談那个，”指揮长打断了他的話：“摩电道的雨搭漏了，大家正为这件事情伤脑筋，你們把它安装上吧！”

队长思索了一下，問道：“共有多大工程量？”

“大約两吨多。”指揮长回答：“这对你們搞大家伙的单位來說，簡直象个小玩具。”

“任务倒不大，不过，一沒看到图紙，二沒事先备料，再加上要求这样急，还需回去商量一下再决定。”王队长考虑片刻之后，給了一个能进能退的答复。

“那样也好！”指揮长站起来作了結論：“你現在就同电装公司的工区主任去拿图紙，能不能作？半小时之內告訴我。”

人們散去了。有意留在后面的刘经理，却繃着臉儿对指揮长說：“我不同意你这种迟迟不决的态度。”

“你是不是說我沒有立刻作出决定？”

“是的！時間眼看着一秒一分的过去，还不当机立断，我想，这对工作是没有什么好处的。”

胡指揮长本来不打算和他理論，然而，听他这样說，便不得不郑重的闡明自己的見解了。“我和你的看法不同。作决定，下命令，看起来比較干脆，但是，如果不搞通思想，决定、命令就等于万丈高楼建筑在沙土之上。”

“要是队长回話不干脆呢？”刘經理也严肃起来：“与其那时候再說：‘这是决定’，还不如先决定更好些，免得落个‘正月十五貼門神——迟了半月’。”

“你不能老用老观点看整过风的干部和工人，况且，交給金属結構安裝队作这项工作，带有很大的支援性質。”

“到底誰是老观点，等着讓事实作結論吧！”說罢，經理轉身出去了。

刘經理是前几年从农村中来到武鋼的。当时，有些自命为“內行”的人，曾冷諷热嘲的說：“农村习气，不适用于企业，”然而，他却始終保持着当年在农村的艰苦朴实的作风，尤其有那种执行決議服从紀律的精神。前几天，为了保証按时通水，总公司决定將管道公司的两公里上下水道撥交他們施工，他沒有任何推辞，就高高兴兴地接受下来了。尽管他們只有三个不大熟練的管道工。因为他始終認為：服从命令，不只是革命軍人的天职，而且是国家工作人員的本份。現在，刘經理脚不由己的在現場上走着。他的心緒很乱，想起主任、工程師的爭吵，队长外交式的回答，心中覺着好笑，想到指揮長批評自己老观点，臉上又有些热辣辣的。在他的脑海里，也曾出現过“事不关己，不必多管”的念头，可是，又立即覺察到这种念头是可耻的。于是，他决定：一方面電話命令自己的加工厂，准备停止一切工作接受突击任务；一方面到总党委常部长那里把这件窩火的事談一談。

在“苦战20天，确保焦爐出焦”的日子里，常部长是代表总党委統一組織工地的政治工作的，按着他的工作性質，很象工地上的政治部主任。

“常部长！”刘經理一進門就气呼呼的說：“在紧急关头，你能容忍拖延工期嗎？”

話音未落，部長心里就明白了十之八九，因此，笑咪咪地答道：“你看！小周不是正在為不延誤工期寫喜報(注)嗎？”

“那麼說，事情的經過你已經知道了？”

“胡指揮長剛來過電話。”

“我不反對政治說服，”劉經理理直氣壯的說：“不過，我總認為在情況緊急的時候就應當下命令。”

“可是，也不要忘記，在任何情況下，政治都是統帥，思想都是靈魂啊！”

部長叨起一棵紙煙，談話暫時停止了，經理眉頭一皺，好像理上心來，連忙插嘴說：“有些項目，一再命令還拖期，象摩電道雨搭這樣緊急的任務，不下死命令能行嗎？”

“問題恐怕就在這裡，”部長把話接過來：“對於計劃任務，不設法使群眾掌握，一旦沒有完成，過多的埋怨群眾，這就叫只見物，不見人，只見樹木，不見森林。”部長彈彈燒盡的煙灰，繼續說下去：“連我自己都有這樣的體驗：壓着干總不如自覺的干來得更有力，更痛快。”

經理站起身來，看樣子打算說什麼，可是被性情爽朗的小周搶在前頭了。“部長：小周興高彩烈的喊：“喜報寫好了！”

“那就準備出發吧！”部長又轉過頭來對經理說：“怎麼樣？咱們一起去送喜報好嗎？”

經理低聲答道：“你們先頭里走吧！”

報喜隊是臨時湊成的。部長和小周抬着紅色喜報走在最前邊，幾個年輕人敲打着鑼鼓，咚咚鏘鏘的，听起来怪熱鬧。

劉經理呆呆地望着報喜的隊伍，心想：“如果部長的作法不

---

(注)在武鋼工地上，人們把表揚信、捷報、請求支援的信都籠統的叫作喜報。

行，我就把这工程承担过来。”于是，他象听到有人召唤似的，也跟着报喜队走去了。

他们来到金属结构安装现场，安装队的二十多名职工好象早就知道了消息，望着报喜队，微笑着，鼓着掌。

小周站在大家面前，开始宣读指挥部党组的喜报：

“……一号焦炉明日出焦，可是，摩电道的雨搭被漏掉了，党准备把这项突击任务，交给你们这些安装英雄们，我们相信，你们不仅会愉快的接受下来，而且会象焊接煤气管道一样的提前完成它……。”

大家报以热烈地掌声。

这时，人群中忽然闪出一个穿着工作服的人来，他年过三十，精神健旺，两只炯炯发光的眼睛，凝视着他们的队长，队长领会了他的意思，因而微笑着说道：“好吧！请我们的电焊工组长吴师傅代表大家说几句话吧！”

“现在是几点钟？”吴师傅首先这样没头没脑的问了一句。

“嘿！吴师傅讲话都打破常规了！”不知什么人俏皮的尖叫了一声。

“下午四点半。”队长机警的把话转到正题上。

“常部长！这项任务，我们小组包了，四点五十分开始，夜晚十二点交工。”吴师傅的话，象三年前宣读入党誓词那样严肃而坚定。“并且，希望部长转告总党委：只要有任务，我们就能完成，只要有要求，我们就能提前……。”

掌声更响了，有些人好象要把两手拍碎似的。

部长跨前一步，热烈地和吴师傅握手，并预祝他们马到成功。

所有这些，经理都听在耳里，看在眼里。起初，吴师傅的话，句句击打着他那固执的心。他全身发热，耳根子也红了起

来。說也奇怪，沒多大一会儿，便好象接触了电流似的，刷的一下子完全变了样子，心底輕松了，臉上愉快了，于是，他微笑着挤到前边，揮着手向大家說：“赶快行动吧！党永远相信你們。”随后，又轉向常部长：“我的脑筋，的确該擦锈了。”

这时，播音器送来愉快的歌声，薄云遮住了晒人的阳光，使人感到輕松而涼爽。

1958.9.8.于武鋼

## 武鋼工地激戰

武鋼工人 胡 頻

万里晴空，連一絲白云也沒有；太陽剛露出头就是火爆的天，動不動就是一身汗，簡直象關在蒸籠里一樣。然而這麼熱的天，我們却很輕爽的度過了。

我們剛放下焊鉗，混身上下仍然不住的冒着汗珠；濕透了的工作服滴着汗水。電焊組長王春生從腰帶上取下沾滿汗污的毛巾擦着汗，說：“走，小伙子們！”手一揮我們都跟他去了。

工地指揮部的計劃科是一間大小的活動式的平房。一進去就把科長的辦公桌給圍上了。王組長匯報情況後，請求着給分配新的任務。

“完工了嗎？”曹科長伏在辦公桌上不住地抄寫什麼，不以為然的。

“我的科長同志，請快点檢查——好——吧？”王組長這調皮的聲調一出來，惹得我們“哈哈”地笑起來了。這時，曹科長才發覺他面前不只站着一個人。“啊！你們都來啦！”一面說着用銳利的眼光看着站在他面前的五個身強力壯的小伙子，隨手翻開計劃來。“怎麼！昨天交給你們的任務完啦？”剛匯報的，他似乎沒聽真似的，反而驚奇地問着。

“誰跟你撒謊不成！”

要不是我們都站在这里等任務，那，他真是不肯信的。曹科長還在慢騰騰地，可也不說話。“快点交給我們算了吧。”王師

傅实在忍不下去了，又催促道。

“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这也不是做生意講價錢！你快說呀！”

“不过还得有个条件。……”曹科长一板正經地說着。“这是高爐地下管道工程，里面空气不流通。要干的話，每人干15分鐘需要休息一下。”

任务交好后，科长把王师傅单独留下来。“王师傅，这是党委的指示，可得掌握点。不然……。”王师傅一面听着不住的点点头。“室外的温度已达摄氏40度。記好15分鐘。”曹科长拉住王师傅的袖管再三囑咐着。我們組长那会听他这一套呢。嘴沒說，心里却想：任务交給我們就由我們办啦。曹科长还想說什么的，王师傅一揸手就跑了。

提起我們王师傅，在工地里是数一数二的人物，每季度总跑不了甲等、先进生产者。誰都曉得他的外号——“干不飽”。王师傅今年三十挂零了。他从十四岁就拿着焊鉗混飯吃。直到解放后，他才能养活一家大小六口人。王师傅性子生的急，說干就干，干得快，質量也好。在他的影响下，我們小組都成急性子人了。因此我組夺得了“猛虎队”的称号。

总路綫的光輝照到工地上，象沸騰的鋼水翻起来了。在高爐爐体上，在巍峨的烟囱上，或走在鋼架上，一順眼就能看到振奋人心的口号：抓阴天，搶雨天，好天要当两三天！苦干，猛干，确保高爐“十、一”流出鉄水！不要十五年一定超过英国！这鋼鐵般的誓言使先进赶上先进，惊人的奇迹一个接着一个如潮水似地涌現出来！

在小組会上，王师傅說：“其他工种提出多献計，改进工具，……可我們呢，除了焊鉗就是焊条，怎么改进？不总是要将一根根的焊条熔化了才能填滿一道道的焊縫？我看，就是拿出干

勁結了。”

王師傅一口氣的奔向工作地點。“小伙子們，別忙干，還得商量一下計策呢！”他氣吁吁的。“只能干15分鐘行嗎？酌量着干，沒事！”

頭幾天真把我們氣翻了。一會不是曹科長來監督，就是黨支書把我們一個個從地道里拖出來。硬沒法，只好順從。他們看我們挺老實了，對我們的監督也慢慢地放鬆了些。“我們的良機到了”。王師傅命令似的說：“張林，你暫時在外面放哨，輪換值日。”我只好勉強的聽從他的分配，一個人怪不是味的把守洞口。發覺黨支書走來我便裝腔作勢地挪動地綫，地道里的人立即停止工作。當他們問起我來，我不大自然的回答：“嗯，15分鐘，他們正在休息呢。”好容易才掩護過去。我又在上面用信號指揮他們干起來。

這一手妙計倒很好，可惜不長久。計策是王師傅提的，結果破壞的還是他。

事情是怎樣的：一天下了班，王師傅將我們都打發走了，他却偷偷地留下來。他就是講狠，什麼都不顧拚命的干。汗水象無數個細泉水樣從毛孔里往外流。工作衣全給澆濕透了，連牛皮手套也不住點地滴着汗水。焊着，焊着，一陣陣電流從身上通過，不時的麻電。這些他全不管，仍然一根接着一根的焊。焊藥夾着汗水滴在鋼管上產生的水蒸汽，彌漫着整個管道。王師傅覺得頭有點昏。不管它！又繼續地焊下去。正換上一根焊條，眼前霎地一花，沉重的身體一點也不受支配的耽在鋼管理，一動也不動了。

曹科長走至電焊机旁，側耳細聽。“噲——噲噲”這是電焊机不正常的響聲。“一定出什麼事了！”曹科長恍然大悟，直向地道處奔去。跳進地道將王師傅揪了出來。